

王福林著

荒魂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荒 魂

王福林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(内蒙)新登字1号

荒 魂
王福林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达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0 字数:198千 插页:2

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1995年3月第二次印刷

ISBN7-204-02462-1/I·430 每册:10.80元

，年纪轻轻的守活寡，没有几个能做到天衣无缝，况且后套风俗比别处乱，男女之事做起来如家常便饭。桂花妈难免受风俗的影响。五月初来后套时就听到了后套三样好的说法，即：

后大套，三样好，

哈冒儿碰墙墙不倒，

嫖头进门狗不咬，

闺女养汉娘不悔。

起初，王云月认为后套人不讲礼义廉耻，时间一久，见得多了也就不足为奇，他在茂草林中亲眼目睹放骆驼的黑小子摸在娜拉身上，赤条条地带着响儿急转，看见他时没看见，娜拉还故意大

目 录

1. “没，我没醉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你们男人身边没女人可以漫滩去找，我们女人家，唉——”桂花妈边说边用那双渴求的眼神瞅着王云月。
2. 桂花的心跳得更狂，狂跳的心仿佛直往喉咙口冲，冲撞得喉咙火辣辣的呛……她恨他，恨他一个男人家为甚不敢主动些，她在渴望着……
3. 王云月浑身震颤，是啊！她说得或许对！那年轻而柔软的身子正搏动着青春的气息，让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女人守活寡，委实残忍了些。
4. 他见兰兰出脱得水灵多了，隐约之中有些动心。也许他想尽快摆脱桂花给他造成的痛苦，

企盼在兰兰这里寻求点安慰……

5. 兰兰帮他穿，上上下下地用手熨，手上用着心计，仿佛是用他的心去熨，熨得大虎浑身痒痒，由不得死盯着兰兰看。
6. 大虎明白，此时的行动胜过千言万语，他的手泛滥起来……大虎的呼吸急促沉重起来，桂花尽情呻吟着，前所未有的热吻在你死我活中挣扎……
7. 她还没来得及脱棉袄，就被大虎一把拉进了被窝，她的衬衣衬裤都是大虎帮她脱的，不，那不叫脱，叫做剥。桂花被大虎剥光后，羞得赶快探头去吹灯。
8. 兰兰不小心和一个军人撞了个满怀，她打了个趔趄正欲转身逃走，却被那军人一把拽住拉她跳入附近的掩体。
9. 刘云富忍着剧痛嘿嘿地笑，兰兰脸上飞上两块红云显得拘谨不安，但那娇羞的眉宇间却

流溢着按捺不住的喜悦。

10. 桂花妈飞快地提拎着裤子边系边往地下跳，还没等她出溜下地，王云月那只早已攥紧的铁拳已向金巴的门面捣去。
11. 大虎终于看清了，伏在他身上的是金巴的小女儿金花。于是，他借酒发疯，没命地搂紧金花又啃又咬，一翻身把她压在身下……
12. 兰兰为了满足即上前线的爱人的请求，主动躺在树根下，不顾地上的土，脱下裤子后将仍在一旁发呆的云富拉过来。
13. 大虎看见一幕让他肝胆炸裂的情景：日本鬼子晃动着白花花的屁股，伏在他妻子桂花身上发泄着兽性，那是还没满月的身子啊！
14. 两个鬼子将金花按在地下，剥着她的蒙古袍，与此同时，另外两个年轻女人也被拽出人群，逼着她们剥光了衣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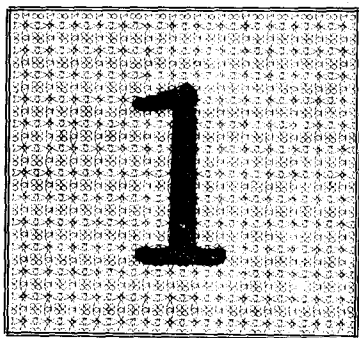
15. 大虎象个受了委屈见到大人的孩子，哽咽着说不出话。他索性甚也不说，转身蹲下把毛口袋解开，骨碌碌倒出三颗鬼子头颅。
16. “活该你倒霉！”大虎说着，把日本女人推倒在草林中。桂花被蹂躏的情景又闪现在眼前，报复欲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，烧得混身火燎燎的。
17. 兰兰毫不隐讳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的闺女身已献给云富了。只一次，是他临上战场前我主动献给他的，和他是头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”
18. 金花常用那种辣辣的目光瞧他。大虎很冷静也庄重，绝不是刚参加动委会酒醉她家的大虎了。
19. 荒无人烟的枯草丛中，一对恋人正沉浸在你死我活的性爱之中，她再也用不着担心被别人听了去，忘情地叫唤，呻吟，惊飞了草丛中的野雏。

20. 兰兰忘了害怕，手舞足蹈。她亲眼看到敌人的碉堡在火光中飞上了天，日寇被纷纷击毙，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掌。

21. “大虎——快——开枪打死我——”兰兰突然发出一声撕人心肺的嘶吼，那刺耳的声音凄厉而惨人。

22. 大虎真真切切地看到刘三半裸着屁股，正伏到一个日本女人身上。那日本女人被他仰面压着，头发散乱，嘴上堵着一块布。

23. 至此，轰动世界的“五原战役”大获全胜。全世界各大报纸急相报道：“气吞山河！”



“没，我没醉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你们男人身边没女人可以漫滩去找，我们女人家，唉——”桂花妈边说边用那双渴求的眼神瞅着王云月。

“由你小子还想反天啦！”

王云月冲儿子咆哮时，脸胀得发紫，嘴唇抖得忽抽。

“大^①除了桂花，我谁也不要。”大虎木然地站在凶神恶煞的父亲面前，说出他心里话。

“你，你气死我啦！”王云月手指鼻子冲儿子吼：“邻村上下，乌加河畔那么多好闺女，你咋偏就号上个她？”

① 大：河套人对父亲的称呼，读平声。

大虎顶撞道：“她咋啦？村里人谁不夸她好？乌加河畔还有哪家闺女比她强？你过去总说她好，可如今……我记的前几年你和她大常在一起喝酒，好得象亲兄弟。大，你俩发生甚事了？”

“不要问，这没你的事！”王云月最怕儿子追问这事。他心里发虚，怒气也收敛了许多。儿子大虎问到点子上，抑或说捅到了他的心病上。他禁不住黯然神伤，象泄了气的皮球，软沓沓地坐回到炕楞上，从后脖领里揪出尺把长的旱烟袋，拧了锅烟叶，四下寻视着洋火，可他咋也看不见洋火在哪儿。大虎伸手从锅台圪楞里抓过洋火盒，走过去，“嚓”一下，火苗蹿动起来，伸到了那颗铜烟锅前，微弱的火光映红了那张黝黑的脸膛。王云月斜了儿子一眼，低头凑过去叭叭两个嘴巴，燃着了烟，狠吸几口，吐出的浓白烟雾萦绕在头顶。他握烟袋的右手颤动，那只断至根的食指光秃秃地格外显眼。儿子的问话勾起他许多心事，搅得他心乱如麻。他把烟锅从右手倒给左手，然后举起右手来看，看着那只断指发呆，心酸的往事便从心底涌起。

“大，我也不小了，你有甚事不能总瞒着我呀？”大虎也在端详他大那只断食指。他似乎多次追问过这事，他大不给他说明真情，断指一直是他心中的谜，猜是猜不透的，尽管他胡思乱想地猜过许多。

“我甚事瞒你啦？”王云月有些老羞，但发不起怒来。

“我觉得你和桂花他们家闹过事儿，要么咋就突然间不来往了？”大虎总往他大的心病上捅，可他又不不知他大心病害在甚地方。

“你胡说！”王云月双眼睁得彻彻儿的。

为儿子的婚事，王云月费尽了心机，这已经是第五次和大虎吵闹了。他不想让大虎娶桂花，甚原因他心明如镜，但从不对儿

子讲，儿子蒙在葫芦里自然要和他闹别扭。

民国九年，王云月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，从山西忻州逃荒来到后大套，经过许多周折，才在乌加河畔的二圪旦湾安家落户。二圪旦湾连王云月在内才三户人家，座落在乌加河南岸的沙湾中。王云月靠给河对岸蒙古圪梁的牧主金巴放马养家糊口。大虎就生在二圪旦湾。大虎四岁时，他妈因患霍乱撒手西去，丢下了他和两岁的妹妹小秀，和他大一起苦度日月。小秀太小，王云月怕她意外夭折，便狠下心将她送给山里一家牧民当了童养媳。此后，王云月父子俩相依为命，生活艰辛自不必细提。大虎十岁就接过了他大手中的套马杆，当上了乌加河畔年龄最小的牧马人。大虎在马背上长大，和牧民们学会一口流利的蒙古话，到十七岁这年，他已出脱得魁梧强悍，古铜色的脸膛上有两道剑眉直插两额，眼稍细而微微上翘，俨然出脱成一位蒙古汉子。

河套有句俗话说叫：“男人十五夺父子。”说的是男人十五岁便可娶妻生子，这是乡俗。

大虎十五岁那年，王云月忙着给他说媳妇儿，托媒人提说过好几个，大虎一个也不从。王云月原打算包办，和大虎一说，大虎眼一瞪，吼道：“你要包办了，我就当兵去，到了三十五军一辈子也不回家！”他说得出也做得出。王云月叫苦连天，只好等待时机。

大虎顶撞他大是有缘由的。从他接过他大的套马杆那天起，便结识了牧羊女桂花。桂花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，为挣口饭吃顶替残废的父亲放羊。大虎和桂花亲如兄妹，乌加河畔，芦苇滩上，芦苇丛中以及红柳林和寸草滩上，到处可以看到他俩相行作伴的身影。乌加河畔的人们都说这是天生的一对儿，尽管那时他俩

还不到成婚的年龄。王云月当然早已看到眼里，可他咋也不同意这码亲事，就这么拖下来，一拖就两年。

说起来王云月也有他的苦衷，他与桂花妈有段让人揪心的故事。桂花家住在乌加河北岸、蒙古圪梁的村前。她大也曾是金巴的一名出色的牧马人，和王云月来往甚密，两人常在一起厮滚，喝酒、摔跤、赛马，哪样也不相上下，久而久之，俩人情同手足，如亲兄弟一般。桂花大名叫司不浪，比王云月大一岁，王云月唤他不浪哥。王云月老婆病逝后，王云月活得苦闷，一苦闷就往司不浪家钻。桂花妈就为男人和王云月弄些个下酒菜让他们喝酒解闷。他们喝酒习惯是受了蒙古人的影响。后套有句歇后语，说：“骆驼见了柳，蒙人见了酒——不要命了。”指蒙古人嗜酒如命。因长期泡在蒙古人群中，难免被同化。有一年金巴在山里买下一群野葫芦马，让王云月和司不浪随他进山往回赶。去时三匹骑乘，回来半道上司不浪的坐骑窝了蹄腕，只得从生葫芦马中套一匹供他骑。司不浪选中一匹枣骝儿马，用套马杆费了好大劲儿才套住，往上戴笼头时，谁知那儿马性烈，一声嘶鸣腾空跃起，把司不浪毫不费劲儿地吊到半空。司不浪刚落地，那儿马转身就是一蹶子，碗口大马蹄闪电般地踢中司不浪的裤裆，他当场昏死过去。王云月和金巴两人冲过去扶他坐起，那血便从裤筒里往下淌，淌得玄乎。剥下裤子一看，两人傻眼了。司不浪的两颗蛋子儿全给踢碎了，挤出了皮外，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金巴请来一位蒙医，为司不浪医治，虽说救了一条命，却成了废人，成了一个没用的男人。司不浪放不成马，光景就没法维持。王云月见九岁的桂花可以放羊了，就替司不浪在金巴面前求情。金巴点头应允。司不浪伤好后就和闺女一赶拿起羊铲铲，弓着腰驼着背，一瘸一拐撵着羊上草场，生活还能将就着过。司不浪人一废，性格也就

跟着变了，一天价出来进去没句话，象个哑巴。每当回到家，他总也不敢正眼看老婆。有地种不成的农人自然没用，有老婆尽不成男人的义务，他觉得对不住老婆，让老婆活受洋罪。

桂花妈自然是苦不堪言，年纪轻轻的守活寡，活得也就枯燥无味，但她能理解男人，尽力煎熬着不幸遭遇对她的折磨。然而，时间一长，她忍受不住了，脾气变得暴躁起来，动辄骂男人，骂桂花，有时还摔匙掼碗的，因点小事也会大发雷霆。特别是女人一月一次的“天水”前后，她简直无法克制，哭笑无常，闹得家里鸡犬不宁。

王云月丧妻后熬光棍熬得苦闷，苦闷时仍往司不浪家里钻，每每与司不浪喝个昏天黑地，便把苦闷与惆怅抛到了脑后。有一天王云月又去找司不浪抿两盅。不巧司不浪与闺女桂花赶羊出了坡。王云月掉头往外走。却被桂花妈一把拽住。

“忙甚啦！来了就喝上几盅。”桂花妈热情地请他坐到土炕上，便忙着做务下酒菜。

“不浪嫂，我去草滩找不浪哥，两人一块喝才有味道。”王云月一人不喝酒，况且他避嫌，司不浪不在时，他几乎是前脚进门，后脚便走，可这天他实在馋酒了，鬼使神差般留下来，坐稳后又觉得不妥，心里猫抓似的。

“你先喝着，他一会儿就回来。”桂花妈格外喜悦，先拌一盘凉苦菜放上来，然后狠狠心，磕了两颗鸡蛋炒了端上来。那蛋是她家唯一的老母鸡下的，一月半载拿到城里去换些盐油与洋火等。

王云月没话说，就正儿八经地坐稳当了喝酒。那酒都是隆兴昌镇上杨缸房酿造的水酒，先喝辣嗓子，喝热了喉咙才知酒的味道。

桂花妈学会了蒙古妇女的劝酒方式，端着酒盅跪到王云月面前，一连三盅，不能拒绝。司不浪若在场，王云月不在乎，可如今屋里就他与她俩人，他心里七上八下，酒又不得不喝。待他喝尽三盅后，奇怪的是桂花妈破了天荒，也取了酒盅与他饮。王云月毕竟是客，客随主便自是公理，他不敢多言，只是渴盼司不浪快些归来。

桂花妈不胜酒力，三盅过后带着几分醉意和王云月诉起苦来。但她没忘了把王云月也往苦里拽。

“兄弟！”她说。

“嗯。”王云月哼哈着。

“你一个人带着娃娃过光景，苦了哇？”

“苦呀！咋不苦？”

“没多大意思？”

“就是，这人活得也不知图个甚。”

“兄弟，我也苦啊！比你还苦。”桂花妈脸色绯红，眼神发瓷望着王云月，低声说，说得有些羞涩：“你，你不浪哥，他，他做不成那事啦，你还不知道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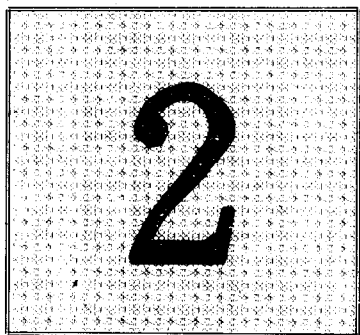
“嫂子，你……”王云月一惊，放下手中酒盅，怔怔地盯住桂花妈：“你醉了哇？”

“没，我没醉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你们男人身边没女人可以漫滩去找，我们女人家，唉”桂花妈边说边用那双渴求般的眼神瞅着王云月。

王云月微微打个激凌，扬脖子灌尽面前那盅酒，出溜一声下地，一头扑出房门，头也不敢回，踉踉跄跄地绕乌加河桥回了二圪旦湾。他害怕了，害怕了女人那双比说话都明白的眼睛。

“朋友妻不可欺！”王云月记得这句古训。

然而，他躲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他毕竟是条光棍，且年富力胜，正是离不开女人的年龄。



桂花的心跳得更狂，狂跳的心仿佛直往喉咙口冲，冲撞得喉咙火辣辣的呛……她恨他，恨他一个男人家为甚不敢主动些，她在渴望着……

乌加河顺阴山脚下弯弯曲曲，悠悠荡荡地围着河套平原绕了半个圆圈，冲入乌拉山脚下河套明珠“乌梁素海”后，又南出“乌梁素海”冲出西山嘴，奔入滚滚黄河。

乌加河既是大后套八道大渠的退水处，又是狼山各条泉流和山洪的汇合处。它原是黄河的旧河床，黄河南移丢下了它，它是河套古老文化的摇篮。

乌加河两岸杂草丛生，禽兽遍地，是广阔无垠的牧场，到处可以看到星罗棋布的牧群，抬头是碧蓝的天，低头是绿草如茵的